LIBRARY
JUL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71
Z6L48
V.12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lunmengjingyi12liri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九

萬章章句上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楊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于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又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

慕蓋人少則慕父母而鮮能終身慕因物有遷也故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舜生三十徵庸至五十則是數者具有之矣而不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則終身慕可知矣而言五十而慕者以此也

尹曰舜之號泣無以解憂故也人悅之好色富貴不足以解憂非盡性則不能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伊川曰舜不告而娶須是識得舜意若使
舜便不告而娶固不可其父頑過時不爲
娶堯去治之堯命瞽使舜娶舜雖不告堯
固告之矣堯之告之也以君治之而已今
之官府治人之私者亦多然而象欲以殺
舜爲事堯奚爲不治蓋象之殺舜無可見
之迹發人隱匿而治之非堯也　又曰孟
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
其理而已矣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于畎

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問聖人與天道何異曰無異聖人可殺否曰聖人智足以周身安可殺也只如今有智慮人已害他不得況于聖人曰昔瞽瞍使舜完廩浚井舜知其欲殺已而逃之乎曰本無此事此是萬章所傳聞孟子更不能理會這下事且只說舜心也如下文言琴朕干戈朕二嫂使治朕棲堯爲天子安有是事

又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蓋人情天理
于是爲至舜之于象周公之于管叔其用
心一也
橫渠曰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
人爲善也隱惡者也所覺者先也　又曰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
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
不藏怒不宿怨也
游曰告而娶義之小者也廢人之大倫罪

之大者也瞽瞍之頑告則不得娶舜知之宜審矣故受不告之名而不忍陷父于廢大倫之罪如必先告俟其不從然後違之則是重拂其親之意而反彰其惡也故其不告君子以爲猶告

楊曰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于言上理會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

葉上理會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如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旣以女妻之其弟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又曰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惟恐不獲于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以謂之不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下豈容有殺兄者乎

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于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暇辨

尹曰臣觀此一章人情天理于是爲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尹曰聖人之心一言以蔽曰公而已矣常

人作爲以求之則有差焉不可不知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章

伊川曰不以文害辭文字之文舉一字是文成句是辭詩不可爲解二字不行卻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

尹曰萬物紛處則見諸天衆言殽亂則折諸聖微孟子孰能考其實而知其正哉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尹曰堯不能以天下私與舜非孟子不足

以識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誠哉是言也後世以天人爲二道者豈窮理者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伊川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便是天理司馬遷以私意妄窺天道而論伯夷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耶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皆指一

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又曰霍光廢昌
邑其始乃光之罪當時不合立之只被見
是武帝孫擔當不過須立之也此又與伊
尹立太甲不同也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
故放之桐三年當時湯旣崩太丁未立而
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須立太甲
也太甲又有思庸之資若無是質伊尹亦
不立也史記以孟子二年四年之言遂言
湯崩六年之後太甲方立不知年只是歲

字頭呂望之會問及此亦會說與他後來又看禮見王巡狩問百年者益知書傳亦稱歲爲年二年四年之說縱別無可證理亦必然且看尚書分明說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又看王徂桐宮居憂三年終能思庸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可知凡文字理是後不必引證

楊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唐虞禪夏后商周繼皆天也聖人何容

心哉奉天而已橫渠先生曰舜之孝武王之武皆不幸也征伐豈其所欲哉不得已焉耳故曰未盡善也帝王之號亦因時而已皆非有心迹之異也

尹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商周繼其義一也唯孟子識之故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非人之所能爲也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子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明道曰我天民之先覺者謂我乃天生此民中盡得民道而先覺者也既爲先覺之民豈可不覺其未覺者及彼之覺亦非分我之所有以予之皆彼自有此義理我但能覺之而已　又曰天民之先覺譬之皆睡他人未覺來以我先覺故搖擺其未覺者亦使之覺及其覺也元無少欠蓋亦未嘗有所增加也適一般爾天民云者蓋是

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天之生斯民也
將以斯道覺斯民蓋言天生此民將以此
道覺此民則元無少欠亦無增加未嘗不
足達可行于天下者謂其全盡天之生民
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故也
或問伊川釋氏有一宿覺言下覺之說如
何曰何必浮圖孟子嘗言覺字矣曰以先
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知是知此事覺
是覺于理古人云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

書若于言下即悟何啻讀十年書　又曰
君子之學則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而老子以爲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
賊其性與
明道曰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
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釋氏之云覺甚底
是覺斯道甚底是覺斯民
呂曰伊尹知道之在我當使天下均被其

澤不知時之不可以有爲不見治亂之有間所謂先覺者覺其在我者爾五就湯桀其無傷于先覺乎　又曰孟子言伊尹聖之任匹夫匹婦有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內諸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猶未及聖人之大成者豈非聖人之憂天下不如是乎蓋亦有命無必而已如五就湯桀孔子之所以不爲今學者任道之心不可不如伊尹視天下不得其所與失其性若

有疾痛在身未有不求其所以治者其得志不得志則亦有命如疾不可不治愈不愈則有命存焉

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適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所視聽手足之所舉履無非道者百姓所以日用而

不知也伊尹耕于莘之野以樂堯舜之道
夫堯舜之道豈有物可玩而樂之乎卽耕
于有莘之野是巳此農夫田父之所日用
者而伊尹之樂有在乎是若伊尹則所謂
知之者也　又曰堯舜之道豈遠乎哉孝
弟而巳矣弟不弟乃在乎行止疾徐之間
人病不求耳伊尹樂堯舜之道卽耕于有
莘之野是以寒而衣飢而食日出而作晦
而息無非道也孔子之相師亦道也百姓

日用而不知耳知之則無適而非道也
又曰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多寡若
論義其理一也伊尹惟能一介知所取與
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自
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與人爲太吝一介
不以取諸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與適于
義而已子之嗇取之徵雖若不足道矣然
苟害于義又何多寡之閒乎孔子于公西
赤之富不恤其請于原憲之貧不許其辭

此知所予者也孟子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又曰伊尹獨不言風者伊尹澤及天下故不言風也　又曰道一而已矣人心之所同然無二致也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然者故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衆人特夢而未始覺耳而伊尹以斯道覺斯民非外襲而取之以予民也特覺之而已矣

尹曰宜乎君子之所爲衆人不識也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伊川曰孔子既知桓魋不能害己又却微服過宋舜既見象之將殺己而又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國祚長短自有命數人君何用汲汲求治禹稷救飢溺者過門不入非不知飢溺而死者自有命又却救之如此其急數者之事何故如此須思量到道並行而不相悖處可也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于人事不得不

盡此說未是　又曰人之于患難只有一箇處
置盡人謀之後卻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
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
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
呂曰辭受有義得不得有命皆理之所必
然有命有義是有可得可受之理故舜可
以受堯之天下無命無義是無可得可受
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有義無命雖

有可受之義而無可得之命究其理安得而受之是謂義合于命故益避啟而不受禹之天下有命無義雖有可得之命而無可受之義亦安得而受之是謂命合于義故中國授室養弟子以萬鍾爲孟子之所辭二者義命有正合之理時中而已焉

楊曰義命常相隨無義則無命也

尹曰觀近臣以其所主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此不易之論萬世之法也萬章親炙孟

子猶于或說有疑焉烏在其知義命哉夫
聖愈遠邪說異論蓋不止於此矣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尹曰當是時也好事者之論大率類此蓋
以其不正之心度聖賢故也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

萬章章句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伊川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乎中故曰君子而時中　又曰夷惠之行未必如此且如孔子言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則伯夷之度量可知若使伯夷之清既如此又使念舊惡則除是抱石沉河孟子所

言只是推而言之未必至如此然聖人于道防其始不得不如是之嚴如此而猶有流者夷惠之行不已其流必至于孟子所論夷是聖人極淸處惠是聖人極和處聖人則兼之而時出之淸和何止于偏其流則必有害至于言伊尹始在畎畝五就湯五就桀三聘幡然而從豈不是時然後來見其以天下自任故以爲聖人之任

問伊尹出處合于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

止則止而不得爲聖之時何也明道曰終是任的意思在

伊川又曰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爲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如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　又曰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終之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知

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爲不義只爲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行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則能終之

橫渠曰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

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焉者也勉蓋未能
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又曰淸爲異物和
爲徇物　又曰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
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處之時也至
于語言動作皆有時也　又曰知金和而
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楊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
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
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

罪行不欲爲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又曰伯夷柳下惠道不行于天下而流風足以澤世垂後而已故百世而下有聞風而起者伊尹德被生民功施後世夫子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矣門人謂賢於堯舜則其流風不足道也

問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者聖之事夫仁且智斯之謂聖今以聖之事或不足

于智何也曰聖則具仁智矣但此發明中處乃智之事聖則其所至也未必皆中曰孟子曰智之於賢者則智但可語賢者若大而化之則雖智而忘其智矣如所謂從容中道從心所欲不踰矩智何足以名之耶曰如伊尹伯夷柳下惠只于清任和處中其他則未必皆中則其智容有所不周矣曰智便是用處否曰用智非所以言聖人若曰行其所無事則由智行非行智者

也曰如此此却是以智爲妙矣曰聖人之于
智見無全牛萬理洞開卽便是從容處豈
不謂之妙若伯夷伊尹柳下惠於清任和
處已至聖人但其他處未必能中其至與
孔子同而其中與孔子異只爲不能無偏
故也若隘與不恭其所偏也與　又曰王
氏言聖人所以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天
下之弊耳昔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
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

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
出而救之柳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
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是故伯夷
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任柳下惠不和不
足以救伯夷之清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
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
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
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然後聖人之道無
弊其所以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

人者相爲終始也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爲孔子矣爲此說者何不思之甚耶由湯至于文王之時五百有餘歲其閒聖賢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獨無以革之乎由周至于戰國之際又五百有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爲不深使伯夷之弊至是猶在則周之聖人所謂一道德以同俗者殆無補于世而獨俟一柳下惠耶

況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伯
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
而孔子救之又何其遽耶且孔子之時荷
蕢荷蓧接輿沮溺之流必退者尚多也則
柳下惠之所爲是果何益乎故爲聖人救
弊之說者是亦不思而已矣伊尹固聖人
之任者然以爲必于進則不可也湯三使
往聘之然後幡然而就湯不然將不從其
聘矣則伊尹之不必進可見伯夷固聖人

之淸者然以爲必于退則不可也方其避紂居于海濵以待天下之淸聞西伯善養老者則歸之則伯夷之不必退亦可見若柳下惠孔子蓋以謂直道而事人孟子亦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夫亦豈以同爲和乎由是觀之其弊果何自而得之耶若曰孔子之道所以無弊者四人者相爲終始使三聖人當孔子之時亦皆足以爲孔子此尤不可孟子曰伯夷伊尹不同道又曰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而伯夷伊尹
不足以班之而其所謂同者不過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則皆能以朝諸侯一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而巳
彼爲任爲淸爲和一節之至于聖人者也
其可以爲孔子乎夫以三子爲聖人者孟
子發之也而孟子之言其辨加彼今釋孟
子之言安得强爲之說乎雖然此孟子之
言也學者于聖人又當自有所見縱得孟

子之旨安與吾事　問使伯夷居湯之世就湯之聘乎曰安得而不就然則湯使之就桀則就之乎曰否何以知其然曰伯夷聞文王作興則歸之宜其就湯之聘然而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使之事桀蓋有所不屑也然則其果相湯也肯伐桀乎曰至天下共叛之桀爲獨夫伯夷伐之亦何恤哉

尹曰孔子集大成或淸或任或和也金聲

則有隆殺玉振則始終如一始條理者猶可以用智終條理則智不容于其閒矣譬夫射遠焉至者可以謂之力中者非力也中者未必能遠遠者力也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章

明道曰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于煨燼之餘而多出于漢儒一時之傅會奈

何欲盡信而曲爲之辭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

尹曰當孟子之時周室之制固已不見其籍矣而況繼之以秦火之後哉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横渠曰獻子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尹曰堯之尊親舜其所謂尊親也親疑當作賢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尹曰不聞孟子之義則自好者爲於陵仲子而已聖賢辭受進退惟義所在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章

或問伊川曰聖人有爲貧而仕者否先生曰孔子爲乘田委吏是也又問或云乘田委吏非爲貧爲之兆也先生曰乘田委吏却不是爲兆爲魯司寇便是爲兆先生因言近煞有人以此相勉某答云待飢餓只

能出門戶時當別相度

楊曰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魚而已乎膠鬲起于魚鹽百里奚起于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强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于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也不然則未免有求于人如

播聞之爲也與其屈已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于吾君之爲安乎故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簡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

尹曰爲貧者不可以居尊居尊者必欲以行道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楊曰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

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于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王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尹曰孔子之進退辭受言之備矣孔子誤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呂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人不我知則

賤當役貴君子不恥役而世人恥之人知我則不肖當事賢君子恥見之而世人不恥也

君子進退去就之義孟子論之曲盡矣聖賢之所守蓋如此（此條當係尹氏或屬上文）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尹曰是尚友也言所友每愈進而愈上也是以論其世也言上有古人須當論其所遇之時如何不可一槩而論也　又曰誦

其詩讀其書而不論其世則知之有不能
盡

齊宣王問卿章

或問易位之事三仁于紂盡不行之乎楊
曰但言其有此理也豈可以常爲嘗以伊
尹之事觀之信有之矣又問易位與去以
恩義言之否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理
又曰宣王問孟子卿則當以正對蓋不直
則道不見故也

尹曰事君有犯無隱孟子之言每如此
問孟子此言豈不起後世强臣擅廢立之
專乎曰孟子此語所以警戒齊王聽諫欲
其必聽故其言深切

孟子精義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一

告子章句上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尹曰人性之無不善告子所不知也故孟子嘗言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謝曰孟子論性善論之至也性非不可爲不善但非性之至如水之就下搏擊之非不可上但非水之性性雖可以爲不善然

善者依舊在觀過斯知仁既是過那得仁
然仁亦在
尹曰孟子傳聖人之道而得其眞高出荀
楊之上者知性故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章

明道曰告子云生之謂性則可凡天地所
生之物須是謂之性皆謂之性則可于中
却須分別牛之性馬之性是他便只道一
般如釋氏說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如此則

不可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天降是
于下萬物流形各正性命者是所謂性也
循其性而不失是所謂道也此亦通人物
而言循性者馬則爲馬之性又不做牛底
性牛則爲牛之性又不爲馬底性此所謂
率性也人在天地之閒與萬物同流天幾
時分别出是人是物脩道之謂敎此則專
在人事以失其本性故脩而求復之則入
于學若元不失則何脩之有是由仁義行

也則是性已失故脩之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又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后稷之幼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
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
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
終無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
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
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
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
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
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卻只是元初水也亦

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伊川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

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
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
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
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言中人以
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
之說近上話也生之謂性凡言性處須看
他立意如何且如言人性善性之本也生
之謂性論其所稟也孔子曰性相近若論
其本豈可言相近只論其所稟也告子所

云固是爲孟子問他他說便不是也　又
曰犬牛人知所去就其性本同但限以形
故不可使相更如隙中日光方圓不移其
光一也惟所稟各異故生之謂性告子以
爲一孟子以爲非也　又曰孟子言性當
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爲不然者此
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
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
性與然不害爲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

極本窮源之性　問生之謂性與天命之
謂性同乎曰性字不可一槩論生之謂性
止訓所稟受也天命之謂性此言性之理
也今人言天性柔緩天性剛急俗言天成
皆生來如此此訓所稟受也若性之理也
則無不善曰天者自然之理也　又曰論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
不是
橫渠曰以生爲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

與物等故告子之妄不可不詆　又曰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又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又曰人之剛柔緩急有才有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不偏養其氣而反其本使之不偏則盡性

而天矣　又曰告子言生之謂性然天地之性人爲貴可一槩論之乎

楊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

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强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于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于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求清之義與

尹曰生之謂性者自其所禀而言之也告子謂生之謂性則是也及乎孟子復問之則其言非矣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尹曰告子以爲仁內義外不亦異哉學者

不知大本而妄論若此者多矣無孟子後

世何所承乎

孟季子問公都子章

伊川曰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于

外非在外也

楊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

其誠心而無僞焉所謂直也若施之于事

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爲有方矣敬
與義本無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
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公都子
日行吾敬而已
尹曰不識大本不足以議道識則不足爲
難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問孔孟言性不同如何伊川曰孟子言性
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

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于四端之情可見故孟子曰是豈人之情也哉至于不能順其情而悖天理則流而至于惡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順也又問才出于氣否曰氣清則才善氣濁則才惡稟得至清之氣生者爲聖人稟得至濁之氣生者爲愚人如韓愈所言公都子所問之人是也然此論生知之聖人若夫學而知之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

本所謂堯舜性之是生知也湯武反之是學而知也孔子所言上知下愚不移亦無不移之理所以不移只有二自暴自棄是也又問如何是才曰如材植是也譬如木曲直者性也可以爲輪轅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今人說有才乃是言才之美者也才乃人之資質循性脩之雖至惡可勝而爲善又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

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做緣習　又問伊川云性無不善才有善不善楊雄韓愈皆說着才然觀孟子意却似才亦無有不善及言所以不善處只是云舍則失之不肯言所稟時有不善之才如云非天之降才爾殊是不善不在才但以

遇凶歲陷溺之耳又觀牛山之木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是山之性未嘗無材只爲斧斤牛羊害之耳又云人見其禽獸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是豈人之情也哉所以無才者只爲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耳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爲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則是以情觀之而才未嘗不善觀此數處切疑才是一箇爲善之資譬如作一

器械須是有器械才料方可爲也如云或
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也則四端
者便是爲善之才所以不善者以不能盡
此四端之才也觀孟子之意似言性情才
三者皆無不善亦不肯于所稟處說不善
今謂才有善不善何也或云善之地便是
性欲爲善便是情能爲善便是才如何伊
川云上知下愚便是才以堯爲君而有象
以瞽瞍爲父而有舜亦是才然孟子只云

非才之罪者蓋公都子正問性善孟子且答他正意不暇一一辨之又恐失其本意如萬章問象殺舜事夫堯已妻之二女迭爲賓主當是時已自近君豈復有完廩浚井之事象欲使二嫂治棲當是時堯在上象還自度得道殺却舜取其二女堯便了得否必無此事然孟子未暇與辨且答這下意　又曰性出于天才出于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譬猶木焉曲直者性也

可以爲梁棟可以爲榱桷者才也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自暴自棄安有不可移哉　又曰性無不善其所以不善者才也受于天之謂性稟于氣之謂才才之善不善由氣之有偏正也乃若其性則無不善矣今夫木之曲直其性也或以爲車或以爲輪其

才也然而才之不善亦可以變之在養其氣以復其善爾故能持其志養其氣亦可以爲善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惟自暴自棄則不可與爲善　又曰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才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梁棟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

美惡者是舉天下之言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因凶歲而暴豈才質之本然耶　又曰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又曰自性而行皆善也聖

人因其善也則爲仁義禮智信以名之以其施之之不同也故爲五者以別之合而言之皆道別而言之亦皆道也舍此而行是悖其性也是悖其道也與五者異其亦弗學歟其亦未體其性也歟其亦不知道之所存歟

明道曰仁者公也人此者也義者宜也權量輕重之極禮者別也定分知者知也信者有此者也萬物皆有信此五常性也若

夫惻隱之類皆情也凡動者之謂情性者
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因不信然後見故
四端不言信　又曰稟於天者爲性感爲
情動爲心質幹是才　又曰詩曰天生蒸
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故有物
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萬物皆
有理順之則易逆之則難各循其理何勞
於已力哉
伊川曰杞柳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

也　又曰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爲善人脩其惡則爲惡人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性果惡耶聖人何能反其性以至於斯耶　又曰韓退之說叔向之母聞楊食我之生知其必滅宗此無足怪其始便稟得惡氣便有滅宗之理所以聞其聲而知之也使其能學以勝其氣復

其性可以無此患

橫渠曰孟子之言性情才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爲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謂惡

楊曰孟子七篇之書其要道性善而已湍水之說孟子固嘗辨之不可與性善混爲一說明矣而論者欲一之皆未究其所以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言相近則不可謂一孟子論白

羽之白與白雪之白是也惟相近故以習
而相遠若叔魚之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
賄死若此類是生而惡也文王在母也母
不憂既生也傅不勤既學也師不煩若此
類是生而善也韓子不究其所以遂列爲
三品則失之矣是數說要之皆原於性善
然後爲得橫渠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
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
有弗性者焉又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

勝其氣性命于德斯言盡之更當深考也

又曰學始於致知終于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凡形色之具于吾身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體物而不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能亂吾之知思

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贊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　又曰蘇子曰性之有習習之有善惡譬如火之能熟與其能焚也孟子之所謂善得火之能熟者也是火之得其性者也荀子之所謂惡得火之能焚者也火之失其性者也夫天地之閒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此物之所同然也夫木以金尅之而火生焉木與火未嘗相離蓋母子之道也火無形麗木

而有焉非焚之則火之用息矣何熟之有哉而謂熟者火之得其性焚之者火之失其性其察物也蓋亦不審矣夫子思之學惟孟子之傳得其宗異哉世儒之論也以爲孟子道性善得子思之說而漸失之而輕爲之議其亦不思之過與　又曰蘇子曰道有不可以名言者古之聖人命之曰一寄之曰中子思因其語而廣之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子思之說旣出而天下始知一與中在是矣孟子又推之以爲性善之論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始枝矣信斯言也則一也者特道之有不可名言者耳中亦非道也道之寄而已所謂道者果何物也子思之言中和而已亦道之可以名言者也所謂一者安在哉且性善之論出而一與中何自而枝耶是必

有說也學者更深考之則孟子蘇氏之學是非得失必有不可誣者矣　又曰孟子引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其釋詩也于其本文加三四字而已而詩語自分明今之說詩者殊不知此

侯曰人性之善如木上達木之性也曲者中規直者中繩才也性之動便是情主宰便是心

尹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孟子所謂之性也至于善惡異趨賢愚異習豈其本然哉此諸子之惑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

或問心有善惡否伊川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于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于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謂之水至於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于西却謂

之流也
明道曰人心之所同者何也謂理也義也何謂理何謂義學者當深思　又曰理義體用也
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又曰須知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之事猶喜悅淪肌浹骨有春和意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勞苦而不知悅處豈能養

心

呂曰世之言性以似是之惑而反亂其眞或以善惡不出於性則曰性無善或以習成爲性則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或以氣禀厚薄爲性則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者皆自其流而觀之蓋世人未嘗知性也天之道虛而誠所以命于人者亦虛而誠故謂之性虛而不誠則荒唐而無徵誠而不虛則多蔽于物而流于惡性者雖若

未可以善惡名猶循其本以求之皆可以
爲善而不可以爲不善是則虚而誠者善
之所由出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今夫麰
麥皆可以爲美實是不可言無善無不善
也地有肥磽猶稟厚者惡有不能移稟薄
者善亦不易以進非人一已百未足以若
人故堯君而有象瞽父而有舜非性也雨
露之養人事之不齊猶習之變化雨露之
滋播種以時猶習善者也不滋不時猶習

惡者習善則成善習惡則成惡性本相近而習相遠故文武興而好善幽厲興而好暴亦非性也　又曰我心所然即天理天德孟子言同然者恐人有私意蔽之苟無私意我心即天心

謝曰嘗問伊川先生養心莫善於寡欲此一句如何先生曰此一句淺近不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最親切有滋味然須是體察得理義之悅我心眞箇[illegible]

𠢐參始得

尹曰知大本者無如孟子善論學者亦無如孟子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曰夫仁亦在熟之而已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問夜氣如何伊川曰此只是言休息時氣清耳至平旦之氣未與事接亦清只如小兒讀書早晨便記得也　又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也良能也茍擴而充之化旦晝

之所害爲夜氣之所存然後可以至於聖人

或問明道曰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于樂目之于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義理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或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伊川曰否此只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先生以目視地便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逐之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　又曰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問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

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之而已操之之
道敬以直內也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
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
出入伊川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
識心
楊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
心也至于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

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故曰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夫博弈非君子所爲而云爾者以是可以收其放心爾

尹曰人之失其良心者類如此在養與不養而已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伊川曰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况學道而悠悠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了抵死地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聖人固是生知猶如此說所以教人也學如不及猶恐失之纔說姑待來日便不可也

尹曰君子孤立而不專難乎爲功也弈之小數不專心則不得而況于爲善乎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呂曰死生貴賤貧富榮辱此衆物者君子莫適就也君子心存目見惟義而巳無是衆物之紛紛也故所守至約無所往而不爲義孟子謂舍生取義義者乃喻未知者爾義在生則生義在死則死我之所知者義也何生死之擇哉

尹曰一爲外物所遷則失其本心所貴夫學者常不失其本心而巳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問仁與心何異伊川曰心是所生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心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如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曰心至重雞犬至輕雞犬放則知求之心放則不知求豈愛其

至輕而忘其至重哉弗思而已矣今世之
人樂其所不當樂不樂其所當樂慕其所
不當慕不慕其所當慕皆由不思輕重之
分也　又曰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
是放也
明道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
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下學而上達也
楊曰論語言仁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

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唯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尹曰識心性之眞而知學之要孟子之賜後學多矣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尹曰學者何所事乎心而已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尹曰所以養者後學猶不知也非爲不知

知之亦莫能養也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尹日趙岐謂大者心志是也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章

明道日知性善以忠信爲本此先立乎其大者

尹日其外不爲物所引內則思而得之立乎其大者也大者不立其爲小人也無疑矣

孟子曰有天爵者

尹曰莫之貴而貴者故曰天待人而後得者故曰人顛倒錯謬失其本心者皆喪天爵者也

孟子曰欲貴者章

伊川曰人人有貴於己者此其所以人皆可以爲堯舜

尹曰是亦天爵之義在我者重則外物輕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尹曰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亦猶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尹曰日新而不已則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尹曰不以法式則不可以語學盡法式然後可以至乎成其中其巧則成矣教者不能與人中巧在夫學者勉與不勉耳

國朝諸老先生孟子精義卷第十二

告子章句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尹曰任人之所言者利害也孟子之所言者禮義也苟以利害言則何止乎重而已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章

或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則無僕隸伊川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聖人所願也其不爲堯舜足所可賤也故以爲僕隸　又曰君子

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或曰聖人之道知之甚難曰聖人之道安可以難易言聖人未嘗言易以驕人之志亦未嘗言難以阻人之進仲尼但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言極有涵蓄意思孟子言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只下這一箇豈字便露筋骨聖人之言不如此如下面

說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這數
句却說得好孔孟言有異處亦須自識得
楊曰夫道若大路行之則至故孟子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其爲孝弟乃在行止
疾徐之閒非有甚高難行之事皆夫婦之
愚所與知者雖舜顏不能離此而爲聖賢
也百姓特日用而不知耳　又曰孟子之
言精粗兼備其言甚近而妙義在焉如許
大堯舜之道只於行止疾徐之閒教人做

了

尹曰道若大路人皆由之在爲與不爲而已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伊川曰小弁之怨與舜別舜是自怨小弁直怨我皐伊何

尹曰疏之戚之至情也於親而不用其情烏在其孝也

宋牼將之楚章

楊曰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乾吾謀者其說又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分其義利之閒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尹曰當是時以利害誘說爲能者多矣天

下知利而不知義故孟子拔本塞源而救之其與人言也一斷之以正而已

孟子居鄒章

尹曰禮者宜而已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

伊川曰五就湯五就桀此伊尹後來事蓋已出了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所以五就桀不得不如此

楊曰禹稷顏回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故

曰同道三聖人其行不同不可以易地故曰不同道雖不同其趨則同歸於仁而已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同謂之仁其揆一也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

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就伊尹即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為心也以取天下為心豈聖人之心哉

尹曰淳于髠未嘗知仁而未嘗識賢者宜乎其言若是

孟子曰五霸者章

尹曰孟子力陳五霸諸侯之罪與夫逢君之惡者當時莫知其罪也世衰道微非孟

子其誰制之

魯欲使愼子爲將軍章

楊曰此正孟子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若曰以小易大則非其情以謂見牛未見羊而以羊易之乃所以爲仁引之使知王政之可爲也又如論王之好樂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勇好貨好色而陳同之先王之事疑皆此類也

尹曰當時之君臣莫或知此天下所以紛

紛而戰爭之不息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伊川曰不可一朝居者孟子之時大倫亂
若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動則弑君弑父須
著變是不可一朝居也
尹曰不改其道而變其俗則終不可治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尹曰事不師古何以永世以治水治稅之

言觀之白圭可謂妄人矣

孟子曰君子不亮章

伊川曰諒固執也與亮同古字通用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尹曰君子所執者信也捨信則何所依據也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章

尹曰好善優於天下眞知言哉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章

尹曰士之仕也必歸於正道聽言爲上禮貌次之至於免死則下矣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明道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尹曰困窮拂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以安樂而失之者多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明道曰孟子曰教人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誨之也

尹曰教者或抑或揚或與或不與各因其才而篤之故也